

说上海话的尹雪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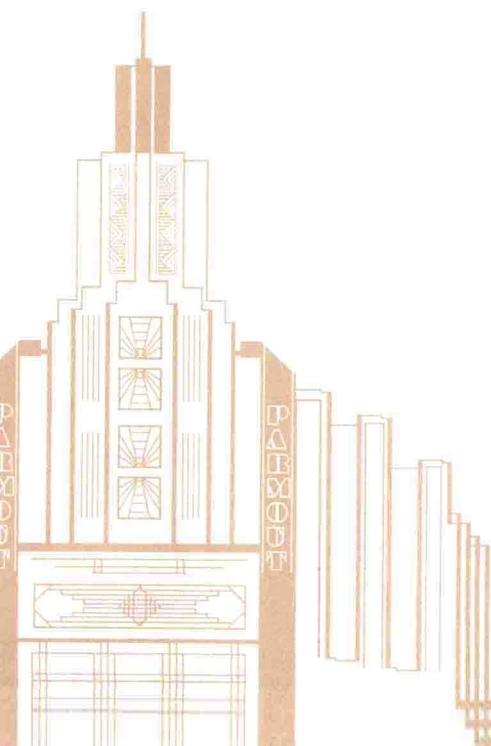
上海恒源祥戏剧发展有限公司 主编
徐俊 编著



 文匯出版社

说上海话的尹雪艳

上海恒源祥戏剧发展有限公司 主编
徐俊 编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上海话的尹雪艳/上海恒源祥戏剧发展有限公司
主编.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496-0977-2
I. ①说… II. ①上… III. ①话剧剧本—中国—当代
②话剧评论—中国—现代—文集 IV. ①I234②J8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006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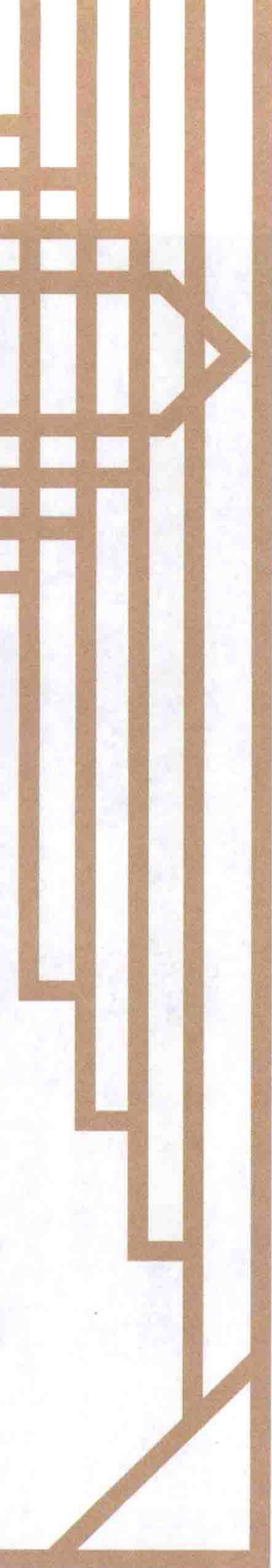
说上海话的尹雪艳

主 编/上海恒源祥戏剧发展有限公司
编 著/徐 俊
摄 影/高培根 吴 钰 尹雪峰

出 版 人/桂国强
责任编辑/石 韞
装帧设计/王 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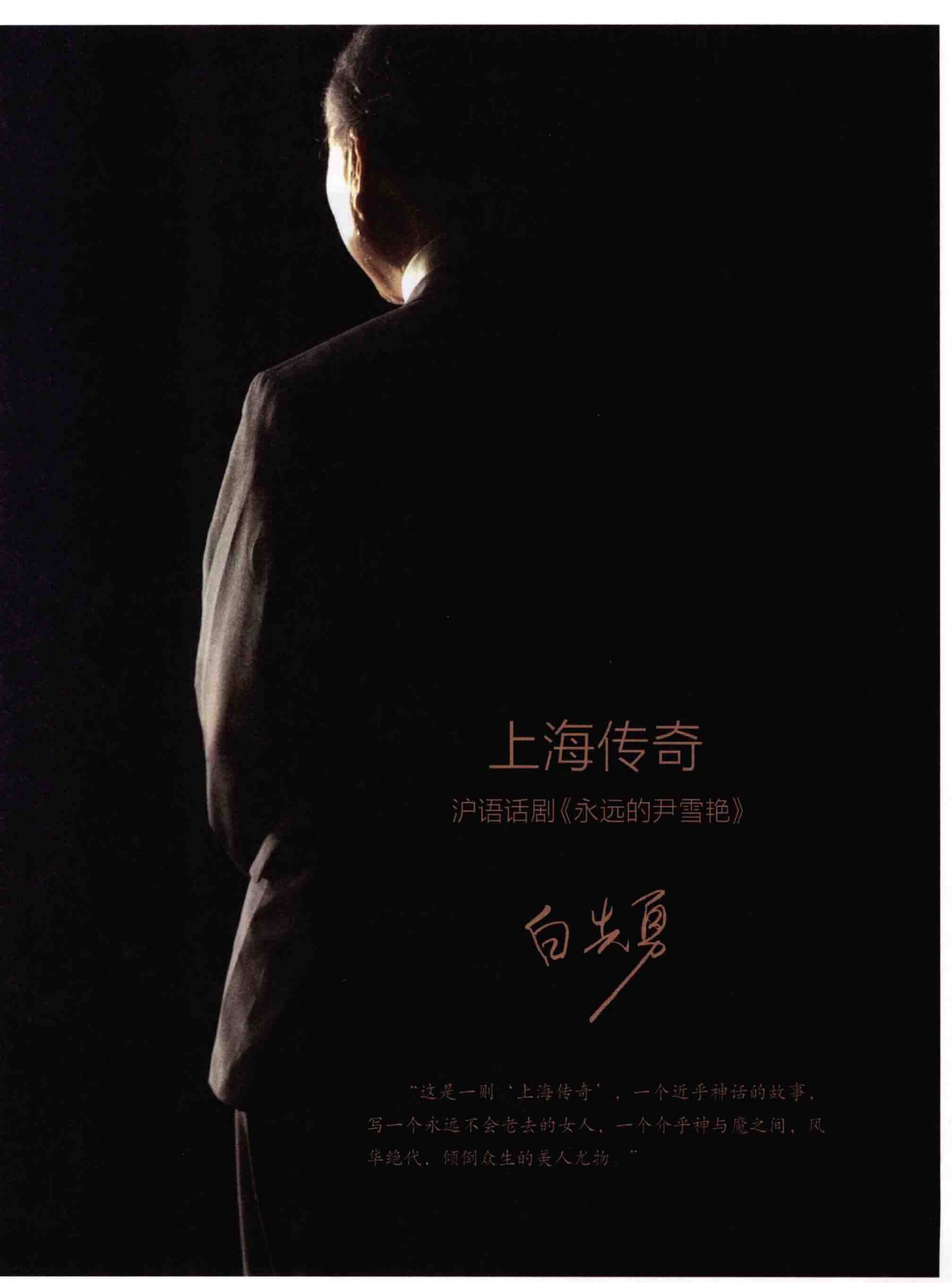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锦佳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100千
印 张/14.5

ISBN 978-7-5496-0977-2
定 价/ 60.00元



- 1 上海传奇 白先勇
- 6 上海记忆 陈忠伟
- 10 上海话剧探索的新起点 陆士清
- 22 [影像纪实]
- 24 伊是上海的儿子 翁思再
- 28 上海味十足的沪语话剧 荣广润
- 32 [影像纪实]
- 36 上海“秀” 陈保平
- 39 那一口上海话听来纯熟糯 钱乃荣
- 43 此美唯独上海有 戴平
- 46 [影像纪实]
- 49 不老的海 陈丹燕
- 50 新海派沪语话剧 朱栋霖
- 58 [影像纪实]
- 60 永远的:白先勇·尹雪艳·上海 刘俊
- 63 赏析这一出沪语话剧 叶长海
- 66 [影像纪实]
- 68 “有了一颗心”的尹雪艳 何华
- 74 [影像纪实]

76	若如初见 王倩筠
79	青枝绿叶衬芬芳 向牧
82	[影像纪实]
84	张叔平印象
92	[影像纪实]
95	尹雪艳之缘 黄丽娅
103	三杯咖啡 胡歌
111	“王贵生”创作有感 黄浩
119	始料不及 梁伟平
123	无中生有乐经理 袁东
129	好戏还在后头 周晶晶
134	[影像纪实]
136	实验创作之沪语话剧《永远的尹雪艳》 徐肖寰
144	说上海话的尹雪艳 徐俊
163	缘 徐俊
174	后记 徐俊
180	《永远的尹雪艳》剧本
220	[影像纪实]
224	[影像纪实]



上海传奇

沪语话剧《永远的尹雪艳》

白先勇

“这是一则‘上海传奇’，一个近乎神话的故事，
写一个永远不会老去的女人，一个介乎神与魔之间，风
华绝代，倾倒众生的美人尤物。”



我

童年时在上海住过三年，可是那三年却影响了我一辈子的创作生涯。我有三部短篇小说集，每部首篇都是从一则“上海故事”开始，《台北人》的第一篇便是《永远的尹雪艳》。我的创作源泉，最初似乎要追溯至上海这个多姿多彩的国际大都会。我是抗战胜利随家人到上海来的，那时上海依旧繁华一片，歌舞升平。童稚好奇的眼睛，好像照相机一样，把上海点点滴滴的风情画都拍摄下来，收入了记忆的资料库中，日后创作把这些资料图拼起来，便成了我的“上海故事”。我是一九四八年底离开上海的，可以说，在我童年时，目睹了旧上海“夕阳无限好”的最后一瞥。

《永远的尹雪艳》是我一九六五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念书时写的。爱荷华是个农业州，举目望去，四周

都是一片无穷无尽的玉米田，我就是在那顷玉米田中，突然忆起了从前上海的旧繁华，于是写下了《台北人》的首篇《永远的尹雪艳》。这是一则“上海传奇”，一个近乎神话的故事，写一个永远不会老去的女人，一个介乎神与魔之间，风华绝代，倾倒众生的美人尤物。我在爱荷华的玉米田中创造这个神秘人物时，万万想不到，有一天，尹雪艳真的会回到上海，风情万种地翩翩走上舞台。今年五月四日，《永远的尹雪艳》沪语话剧在上海文化广场首演，我上台谢幕时，情不自禁脱口而出，“今天晚上尹雪艳终于回到上海来了！”

其实徐俊导演筹备《永远的尹雪艳》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把这篇小说搬上舞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当徐俊告诉我，他计划把《永远的尹雪艳》打造成一出沪语话剧时，我马上警觉到，这可能是一次创举，大有可为。沪语上海话属于吴语系，吴语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涵盖面包括江浙一带江南文化的重镇，因吴语而产生的戏剧文学，有过辉煌的艺术成就。例如有“百戏之祖”称谓的昆曲，便是吴依软语孕育出来的文化瑰宝。上海开埠以来，很快变成了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沪语上海话的影响当然也就跟着散布全国，甚至海外了。但据说近年来，因为推广普通话，以及外来人口暴增，本地的沪语方言反而萎缩了，这是件很可惜的事。上海话节奏清脆，词藻丰富，是一种极有活力，铿锵有声的语言，在舞台上，应该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这次《永远的尹雪艳》在文化广场上演，台下观众每每露出会心的笑声，大概也是因为台上演员说的都是刮拉松脆的上海话，而且是味道十足的老上海话。《永远的尹雪艳》是篇道地的上海故事，里面人物，尤其是尹雪艳，如果说着一口普通话甚至于京片子，那是不可思议的。上海的舞台应该有说上海话的话







剧——“海派话剧”的出现。《永远的尹雪艳》可能只是一个开端。

小说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等于二度创作，不可能一成不变重现原著，但作为原著作者，总希望改编后的作品不要偏离原著精神太远。《永远的尹雪艳》剧本加了两场小说中原来没有的场景：六十年代改名为“红都剧场”的百乐门，以及改革开放后重新开张的百乐门。这两场戏申延了剧情的时空，以百乐门的变迁折射出上海本身的一段沧桑。这样改编，加重了历史感，剧情背景反而变得深厚了。至于人物塑造，麻烦在于尹雪艳，我把她写成介于神与魔之间千娇百媚像谜一样的女人。这样虚无缥缈捉摸不定的人物，当然很难搬上舞台。导演把她降回人间，赋予她充分的人性，这样也许观众觉得比较容易接近，但却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在原著中的尹雪艳高高在上冷若冰霜的神秘气质。幸亏张叔平的服装与造型，舞台上的尹雪艳仍然艳若桃李，一身闪亮，周旋于众男士之间，永远不老。香港著名设计家的服装设计是这次制作的大亮点，尹雪艳的一袭旗袍，件件都透露着旧上海的高雅与华丽。

《永远的尹雪艳》的演出最让我感动的，其实还是演员以及工作人员全心全意的投入，他们的辛劳应该在九场爆满的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得到了回报。

A portrait of a man with glasses, wearing a dark suit, with his arms crossed.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extured.

上海记忆

沪语话剧《永远的尹雪艳》

陈忠伟

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出品人

虽

然出生在上海，但对上海的前世今生了解的却不算多，只是在老人的回忆里得到些许的印象。

我的太爷在旧上海的工厂里相当于车间主任，收入不错，全家七口靠他一人养活。他一生是个乐善好施的人，每到发工资的时候，家里总是有不少邻居来问他借个头寸，他也从不记账，所以我太爷在当地的口碑非常好，听说当时的日本人对他也敬佩三分。我的外公是个读书人，他的父亲曾经是个校长，在当地还是个小有名气的书法家，所以我外公写得一手好字，并且博览群书。记得小时候，他拿着古文观止给我讲王勃的《滕王阁序》，在我印象中没有他不认识的字，随便什么字他都能说出出处，我对他这方面的崇拜简直无以复加。他是个会计，据说这辈子没有算错一笔账。旧社会会计的地位和工资比较高，所以他一直过着富足的生活。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原来弹丸之地的上海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

记忆中的上海是个年轻的城市，不像北京、西安等城市来得那么厚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觉得这座城市与众不同，甚至有些神秘，是什么让她如此魅力四射，吸引着全球的瞩目，以至于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都有她夺目的身影和难忘记忆？

虽然据史书记载，上海之名最早出现在北宋郑亶之的《水利书》中，元、明、清、民国及解放初期，名称和规制有所不同，但真正成就上海独特影响力的，还要到其一八四三年的开埠。

开埠后，上海自由开放的环境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商贾贵族、文人墨客、革命者等“各路神圣”在这里大展拳脚。从解放前“十里洋场”、“东方巴黎”、“远东第一都市”的美誉，到新世纪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亚洲的金融贸易中心、全球最大的黄金现货交易中心、全球三大有色金属定价中心、全球第二期货、钻石交易中心等地位，上海始终雄踞亚洲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之列。





2013年3月22日 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忠伟先生、副书记顾红蕾女士出席建组大会

经济的大发展往往带来文化的大繁荣，上海曾被誉为中国“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从“四任”（任熊、任薰、任伯年、任预）开始的海上画派到以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为首的海派京剧。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鸳鸯蝴蝶派等一批文学流派和鲁迅、茅盾、巴金、郁达夫、丁玲、张爱玲等一批文学巨擘纷纷在上海创作或成长。

在繁荣的经济和文化滋养下的上海，开创了时代风气之先——点亮亚洲第一盏路灯；最早引进并放映电影；成为话剧、音乐剧、歌剧等国际化剧种在中国的发源地；打造“远东第一乐府”——百乐门（Paramont）舞厅、远东第一奢华酒店——华懋饭店（和平饭店）、世界音质最好的四座音乐厅之——南京大戏院（上海音乐厅）……

上海位于北纬30度的区域内，在这条纬度上曾经诞生了世界最早也最具影响力的古埃及文明。时过境迁，斗转星移五千多年后，在同一维度上，在近一百七十多年的时间中诞生了一个同样在世界近代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现代文明，人们通俗称她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曾经代表了中国及亚洲近代以来最具活力和东西交融的现代文明，其对中国近代，乃至亚洲近代的文化与风气有很大的影响与领头作用。我想这种海派文化的精髓就是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正是这种包容性孕育了上海——永远年轻、充满活力。

作为上海记忆的浓缩，《永远的尹雪艳》无可非议是一部颇具上海文化代表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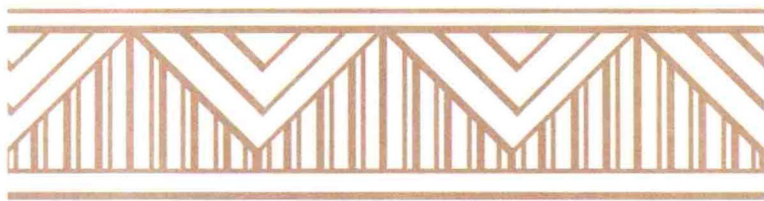
短篇小说，同时作为白先勇先生《台北人》小说的开篇之作，我想这是一种意味非同寻常的安排，也是白先勇先生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正如白先生在《台北人》一书的封面所诉：一个作家。一辈子写了许多书，其实也只在重复自己的两三句话，如果能以各种角度，不同的技巧，把这两三句话说好，那就没白写了。《台北人》对我比较重要一点，我觉得再不快写，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些已经慢慢消失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马上就要成为过去，一去不复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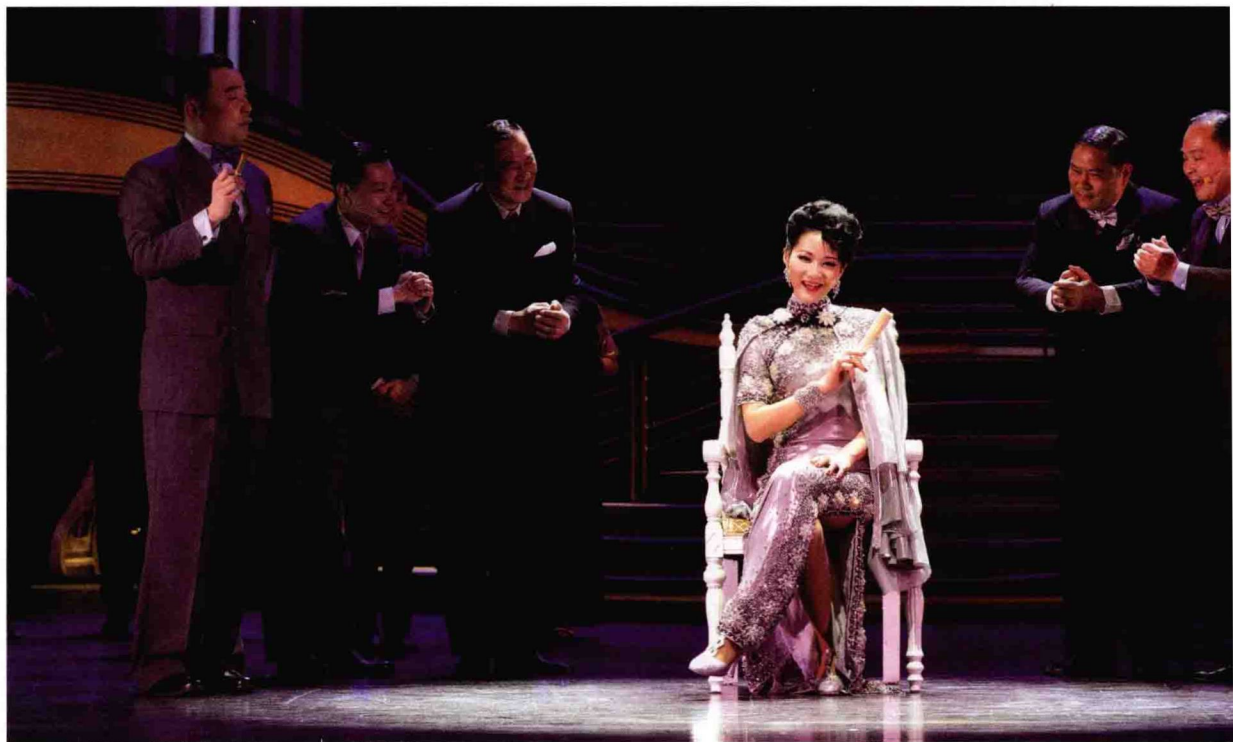
同样作为上海的记忆，诞生于1927年的恒源祥是非常典型的海派文化的产物，恒源祥三个字来源于著名海派书画家赵之谦的一幅对联：恒罗百货，源发千祥。最初经营的行业也是舶来品（绒线），当时被称为“软黄金”。在八十六年公司历史中，恒源祥一次又一次改写着自身的历史。从零售到制造，从私营到国有，从字号到商标，从单品到多品，从策略到战略。二〇〇五年恒源祥成为了奥运历史上第一家纺织类的赞助商，同时也是上海企业中唯一的一家。至今，恒源祥已经连续三届为中国奥运代表团制作礼服……许多年前我们就一直试着通过多种载体形式来展现这段记忆以及背后的海派文化精神。《永远的尹雪艳》话剧的出现让我们眼睛一亮，特别是白先勇先生倾尽全力打造这部力作深深感动了我们；而徐俊先生作为这部沪语话剧的总导演，前后耗时六年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作品的创作中，力求以最真实、最精致、最完美的艺术表现形式，将上海的风韵、上海的味道、上海的文化个性，原汁原味地呈现与观众面前。当然观众的口碑是我们对这部话剧的最好注脚，让我们共同期待这段美好记忆的再次重现。

文化是一种习惯，品牌是一种记忆。恒源祥一直致力于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希望这次与白先勇先生的合作不仅能成为恒源祥戏剧公司发展的良好开端，更重要的是能为观众带来一次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文化之旅。

德裔美籍人塞缪尔·厄尔曼七十多年前写了一篇影响世界的短文《年轻》，文章写道：年轻，并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时光，也并非粉颊红唇和体魄的矫健。它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是头脑中的一个意念，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潜力，是情感活动中的一股勃勃的朝气，是人生春色深处的一缕东风……

作为上海的记忆，《永远的尹雪艳》将永远地绽放它年轻的瞬间，恒源祥也将续写年轻的神话，尹雪艳不老，恒源祥不老，上海不老……





上海话剧探索的新起点

——《永远的尹雪艳》从小说到沪语话剧

陆士清（复旦大学教授）





根

据白先勇的小说改编，由徐俊编剧、导演的沪语话剧《永远的尹雪艳》，于五月四日到十二日演完了第一轮，受到了观众的欢迎。说实在的，能把这篇小说搬上舞台而赢得掌声本身就是成功。小说和戏剧，一是语言艺术，一是舞台艺术，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审美系统。要将小说改编为戏剧，都必须二次创作，都有一定的难度，而把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改编为话剧，其难度更大。

白先勇的许多小说作品早已改编成了舞台剧和影视作品。《游园惊梦》改编为话剧；《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台湾改编为电影，大陆改编为话剧；《谪仙记》和长篇小说《孽子》改编为电影；《玉卿嫂》不仅改编成为电影、两度改编为电视剧，而且还被徐俊成功改编成了越剧，等等。但是，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白先勇《台北人》中享誉甚隆的、在中国大陆刊出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却迟至刊出四十八年后的今天才被搬上舞台，为什么？其根本原因就是有难度。难就难在这篇小说自有其独特艺术特点。

值得高兴的是，徐俊先生经过五年的揣摩，特别是在白先勇先生的支持和参与下，在深刻理解和掌握原著艺术特点的基础上，成功地进行了才华洋溢的二次创作。

第一，将细节描写的“冷艳”场景化、舞台化，同时保持情节的简约。

《永远的尹雪艳》是一篇现代小说。现代小说有的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人物出场，只写场景、气氛……《永远的尹雪艳》中有人物，有令人难忘的“冷艳”的尹雪艳，但她首先是由精彩纷呈的细节雕刻出来的。白先勇从不同角度描绘尹雪艳的静态、动态、语言的风情和“冷艳”。“尹雪艳总

也不老”，“一径那么浅浅的笑着，连眼角儿也不肯皱一下”，“尹雪艳一举手、一投足，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一径是那么不慌不忙地起舞着……那么从容、那么轻盈”，“像一阵三月的微风，轻盈的闪进来”，“像个冰雪化成的精灵”……这些描写在小说中如展开的肖像画一幅幅映现。

但是，这些文字叙述如何转换为舞台动作？这是一道难题。徐俊成功地解开了这个难题。他别具匠心地设计了（第一场）“舞后加冕”的戏，以众星托月、人所仰慕的氛围和仙女下凡般的舞台造型，突出尹雪艳的美艳；在她与王贵生、洪处长等人的礼貌然而又是淡淡的寒暄中，揭示她艳中的庄重和矜持；在王贵生、洪处长争相恭维尹雪艳，并以拜倒在石榴裙下自感卑微的姿态，恳求尹雪艳共舞或宵夜而她并不轻诺中，显示尹雪艳俯视芸芸众生的高高在上。总之，“舞后加冕”这场戏，把白先勇对尹雪艳描写的文学语言，比较成功地转换成了舞台语言。

同时，白先勇注重人物的细节描写而淡化情节，《永远的尹雪艳》则更是如此。小说中，体现作品主要内涵的尹雪艳与三位追求者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故事，她与他们的矛盾冲突，却写得极为简约。

王贵生天天带尹雪艳上国际饭店屋顶花园去进华美的夜宵，“愿意爬上天空去把那弯月牙儿掐下来，插在尹雪艳的云鬓上”，要用钻石玛瑙串成一根链子，套在尹雪艳的脖子上，把她牵回家。结果官商勾结，下狱枪毙。洪处长赢得了尹雪艳，可是八字到底软了些，没能抵得住尹雪艳的重煞，一年丢官，两年破产。

小说第四节徐壮图来到尹公馆，尹雪艳款待他，殷勤劝酒，亲自捧上一碗放两颗鲜红樱桃的冰冻杏仁豆腐，指导他打麻将。他应约再上尹公馆，于是“家乱”，被工人刺死，尹雪艳独闯他的丧仪。

这些，就是小说中尹雪艳与追逐她的三个男人的全部“故事”了。这样疏疏几笔，过程简单，结局悲惨的“故事”能支撑小说的内涵和意韵而被读者接受吗？奇妙的效果就在这里。因为对尹雪艳精致的、充分的“冷艳”细节的雕刻，已经使作品中的尹雪艳形成了强大的气场。在这样的艺术气场的感染下，读者已然觉得他们之间不可缺少的故事，只要这么写就已足够了。

徐俊似乎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将这些情节舞台化时，同样遵循了简约的原则：即过程简单，结局悲惨。如尹雪艳与王贵生，只将小说中王贵生常常带尹雪艳到国际饭店宵夜这一笔叙述，舞台化为“高楼伴